

话剧艺术

DRAMATIC ART



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编

PDG

目 录

前 言.....	吴 雪 (1)
对现实生活要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开掘 ——在东北地区话剧观摩研讨会上的讲话	王 蒙 (3)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迎接话剧艺术 的新高潮.....	欧阳山尊 (13)
新时期文艺理论对剧作家的冲撞.....	崔德志 (21)
对戏剧传统文化的再认识.....	王承刚 (26)
克服反应错位的现象.....	邹安和 (34)
时代在呼唤审美戏剧 ——对“话剧十年”的本体反思.....	丁 涛 (38)
关于表现形式和“人学”的探索.....	谭霈生 (47)
提倡“双百”精神促进话剧繁荣.....	夏 淳 (53)
✓导演意识.....	徐企平 (56)
✓我的焦点.....	陈 坪 (62)
关于创新问题.....	舒 强 (72)
戏剧向前看.....	王 贵 (83)
蝉儿脱壳欣欣然 ——首都迎春联合演出三台新戏引起的思索.....	徐晓钟 (89)
值得注意的雷同.....	邴子柏 (95)
开放视野掌握高难度演技.....	娄际成 (99)
✓幕边沉思录.....	高惠彬 (107)
舞台美术观念的更新.....	胡妙胜 (125)
舞台美术创作的物质性.....	薛殿杰 (134)

舞台美术家不同的探索与追求

- 记舞美研讨会……………陆 勇 (111)
- 更新观念是时代的要求……………庞家声 (148)
- 改革中的南京话剧团……………江广玉 (151)
- 话剧现状与发展前途的争鸣……………双 木 (159)
- 振兴话剧的新基石
- 1987年首都话剧界迎春联合演出述评……………杜家福 (164)
- 当前话剧创作呈现突破态势……………新华社 (168)
- 附一：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首界年会简报第一期… (170)
- 附二：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首界年会代表、
 记者名单…………… (173)
- 编后记…………… (179)

前 言

吴 雪

《话剧艺术研究》是一本不定期的话剧艺术研究丛刊。它主要刊载建立在话剧艺术实践基础上的某些具有现代特征的理论见解。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最近召开的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为话剧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条件。但话剧艺术的健康发展，毕竟要由我们广大话剧工作者依据实际情况，进行正确的调控。《话剧艺术研究》所汇集的诸多论述，正是话剧工作者对话剧艺术进行调控过程中的各种思维。笔者无一不是从事话剧的创作、演出、教学、管理、理论批评的实践家，由他们的欢乐和苦痛凝聚成的认识，虽未必都天衣无缝，但却是由衷之言，是十分可贵的。

话剧当前面临一个严肃的现实，就是如何在十三大精神的鼓舞下，更有成效的顺应形势。我这里所指的并不是简单地、一般地、表层化地去描叙形势，而是指话剧艺术要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自己的时代，及时地、深入地反映改革所引起的民族心理、思维方式、人际关系乃至世态风情的变化；同时要研究不断变化着的，不同档次的观众欣赏心理和欣赏习惯；发展和创立更为成熟的，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话剧“只有表达整个民族和整个时代的生存方式，才能在自己的周围触发整个时代和整个民族的共同感情。”话剧如同其他姐妹艺术一样，必须植根于时代和民族，以争取更多的观众，求得自身的发展。当然，话剧院团还存在着如何树立艺术团体的管理意识，运用管理机制对艺术进行科学管理以充分调动艺术生产力等问题。

《话剧艺术研究》创刊号，汇集的二十余篇文章，虽远未能反映出话剧界近几年来对话剧艺术如何顺应形势问题的全部思考、却也是话剧艺术诸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见解，它浸透着热情，追求和信念。

多少年来话剧艺术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一些令人宽慰的景象，同时又出现一些令人焦虑的困顿。话剧的繁荣和不景气常交替出现，或在不同地区同时出现。我相信在十三大提出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只要广大话剧工作者全面深刻认识党对文艺工作的要求，遵循文艺自身发展的科学规律，不断调控、不断充实自身，话剧艺术一定会冲破重重艰险，继续前进。这是改革大潮的必然趋势。

《话剧艺术研究》是改革时代的一个小小的产物，我希望它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发展永远保持同时代并进的面貌。

对现实生活要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开掘

王 蒙

同志们：

今天我在这里讲话，有点误会。在北京时，方杰同志对我说，要在哈尔滨开东北地区话剧观摩研讨会，要我来一下。来一下就来一下吧，三四十个人在一起扯一扯，也就是同大家见见面。我没想到今天开的是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会，所以有点误会。大家都是搞戏的，既然是误会，也是个戏的办法，不失为一种戏剧冲突。今天在这里不得不也误会一下，提一些看法，仅供大家参考。

一、面对新的时代、新的课题的话剧艺术

近年来，许多地方都讲话剧危机，我没有好好研究过、关注过这个问题，所以听后也没有很以为意。因为那样讲危机的话，我觉得话剧危机大概是最不重要的危机，住房危机、买菜危机、看病危机、交通阻塞危机等等，这些危机远比话剧危机更为严重。所以我总觉得不必把话剧危机说得那么严重。但我们要看到，现在的话剧艺术以及我们整个文化艺术事业，与文学艺术的其它品类一样，都面对着新的时代、新的问题、新的困难。因为这些年来，我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的观众、

我们的服务对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的舞台艺术，从来没有面对着这么多的选择，面对着更高的要求，面对着更挑剔的眼光，面对着更多样的评价标准。对文艺作品包括对舞台艺术有不满意的评论，几乎是每日每时都可以听到。一出戏看完了，有人说没意思，这是很多观众的一个评价标准，因为没吸引住他。又有人说看后感到不舒服，这也是一种评价标准，因为他希望在戏中得到一种享受，得到一种满足，希望能舒舒服服地把戏看完。也有一些领导同志，看完后说，戏倒是不错，但不能鼓劲，没有起到振奋精神的作用。这也是一种标准。还有人看完后说，老一套。有的戏新花样很多，但有人看完后说看不懂。没看懂就全完了，你再说你多高明也没有用，因为观众会说，我连懂都没懂。对同一出戏，也有不同的评价标准，有人看完后说太洋了，哪有这么洋的；有人看完后说太土了，一点现代感都没有；有人看完后说土洋土洋的，这就更难听了。现在各种舞台艺术都注意互相吸收，比如过去戏曲演出中的伴唱很少有，川剧演出中有，现在一看戏曲演出，几乎都有伴唱。实行这种改革后，有人又说没原来的味了。但要完全保留原来的味，有人又会说观众少了。确实，这种评论不仅仅是对话剧，也不仅仅是对舞台艺术，对屏幕艺术、影视艺术也是一样，甚至不满意的意见更多。许多人看完有些电视剧后，盛赞的话很难听到，难听的话却很容易听到，“我再也不上当了，再也不看了”。可第二天在家闲着，没事干，闷得慌，看戏又得花钱，还得挤车，所以还得打开电视看，一边看，一边不满意。电影也是这样。这些问题在人大、政协会议上也有反映，说现在好的节目太少了。文学也不例外，比如在一九七八年，一篇小说《爱情的位置》在广播电台里播出，有多少听众都为之倾倒。现在就很难一下子获得象当时那样轰动性的成功了。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我们这些艺术工作者越活越笨了吗？是我们的作品越来越次了吗？是由于被电视、电影排挤了吗？如果说是被电视排挤的话，那么我还得说一句客观的话，现在我们的电视还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如果将来电视的水

平真的有那么高，那不更麻烦了吗？前不久，罗马尼亚的一位搞文艺工作的人对我说：“我们那里的电视对剧场威胁很小，因为我们那里的电视实在是太糟了。”是不是一批文艺工作者不关心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弄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脱离了群众？少数问题可以这么分析，但多数还不属于这种问题。是不是我们的观众水平提高了，思想大大成熟了，观众的水平比文艺工作者的水平提高的更快？好象也不能这么说，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从某一个方面找一个正确的答案，说这就是由于什么造成的。它反映出我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变化，它反映出我们观众的政治心理、社会心理、审美心理的重大发展和变化，反映出一些新的要求，新的趣味和新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问题的出现是正常的，是一件好事，它正在引起艺术工作者的深入思考，而且对每个具体问题的答案都不相同。如果作比喻的话，就是说每人都有一个药方。有人说是戏剧观念的陈旧，按他那新观念就行了。但这个药方能不能根治？很难说。还有人说是由于抛弃了传统，要恢复老的传统就好了。还有的人说是由于剧团都去捞钱去了。还有的人说是由于离政治太近了；也有人说离政治太远了，演的不是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药方，各种不同的答案。对于这些问题，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希望和大家共同来研究，也就是我们现在到底是面临一些什么样的观众？我们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审美心理？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需要？在这方面各种意见都可以听，但片面地相信某一个药方是很危险的事情。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话剧所受到的冲击或是所受到的威胁，让人觉得更加明显呢？我作为一个对话剧有一定兴趣的人，我认为同其他舞台艺术相比，话剧的技艺性最小，但生活容量和思想容量的要求最高、最大。光是在这一点上话剧最先感受到了这样一些威胁，这样一些挑战，并且要努力作出回答。

二、话剧的当代性和现实性

在我国，话剧运动是和新文化运动同时开展起来的，话剧运

动始终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丝毫不怀疑话剧艺术在体现这种当代性和现实性上所具有的特殊的优越性。当然，简单的和表层的模拟现实，引起了艺术工作者的怀疑和厌倦，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们希望在戏剧艺术中，特别是话剧艺术中能够看到更加独特的对社会生活和艺术的理解，更加大胆的和新奇的表现手法，以及其它等等。但所有这些，不能从根本上动摇话剧对当代性和现实性的要求。我们表现人和表现时代、社会、现实生活，我觉得这中间并没有发生什么矛盾。人，既是心理的人、生理的人，也是社会的人、政治的人、现实的人。而我们的现实生活确实是非常丰富的，但我们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到底理解了多少？到底掌握了多少？到底有多大程度上的艺术认识能力、表现能力和主动性？中国过去是一个古老的封建的大国，这个大国在近一百多年以来，开展了前赴后继的革命斗争，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样一个大国在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到底还有多少考验，还有多少苦难，还有多少曲折，还要有多少英雄主义献身精神，还需要多少创业者、开拓者？有很多东西对我们来说还没有完全认识，或者根本没有被认识。

这些年来，常有些匆忙的宣告，宣告他已认识了我们的国家，已经认识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已经认识了我们国家文学艺术活动的牛鼻子，并抓住了这个牛鼻子。但差不多在每一种宣告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了和它相反的宣告，这些宣告也是有根据的，有道理的，也有自己站住脚的理由。比如什么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呢？说我们的现实生活是一日千里、日新月异的，这当然是很有道理的。说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停滞不前、因循守旧的东西，这也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什么是我们文化的特色呢？说中国人民是趋时善变、喜新厌旧的，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变得非常快呀。说中国人是守旧好古、几百年如一日，一想好象也有道理。说我们周围生活着许多聪明智慧的人，这也确实如此。说我们周围生活着许多傻瓜，似乎也是不错。说我们现

代化之花正在我们生活里怒放，这也是不错的。说我们文化里还有什么负担、负荷，这些也不错。因此，许多匆忙的宣告，实际上还不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万一，往往所表达出的智慧，少于他小有所得时的激情，他表达出他对这种生活的真正理解，小于他从一些道听途说的新名词里所得到的启发。而他表达出的那种匆匆忙忙的开药方的热情，大于他对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的真正的深切的体会。所以我觉得反映现实永远不会倒观众胃口。倒观众的胃口是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那种浅薄和缺乏创造性的东西。你用浅薄的头脑和懒惰的灵魂去反映现实生活，肯定是搞不好的。同样，用这样浅薄的头脑和懒惰的灵魂不去反映现实生活，而去修象牙之塔，你也修不成象牙之塔。甚至你用这样浅薄的头脑和懒惰的灵魂去写推理小说，写武侠小说，你也写不好。好的推理小说、武侠小说也还有一点让人思索的东西。所以，在反映现实生活的问题上，我们同样要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开掘和理解。当然，话剧的当代性不仅仅表现在它的题材上，有一些写历史题材、写神话题材、写民间传说以至于移植或者说改编外国的戏，也可以有当代性，也可以打动当代人的神经。这丝毫没有按题材给分的意思。但反过来说，我们对现实生活并不是太熟悉了，而是太不熟悉了。所以有些东西是想当然的东西。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我们国家的前途，我们改革的前途，我们现代化的前途，仍然是最激动人心的问题。因为不管是贤是愚、还是不肖，都生活在这样一块土地上，这块土地的命运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很难找到比这样的问题更重大的、更能震撼人心的问题。对一切永恒的问题，生死的问题、爱情的问题、宇宙太大，地球太小，火星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生命的问题，我们为这些问题而忧愁，这当然是、也可能是很现代的，也是很广阔的。我不仅仅是关心哈尔滨，也不仅仅是关心中国，我关心宇宙，关心地球不要太孤独，不要太寂寞，关心要找到一些外星人和他们交朋友。关心这些问题也很好，但所以能关心到外星上去，也首先起码是在地球上站住脚以后、粮食定量够吃后才

会有这样的伟大胸怀。在六十年代最困难的时期，就很少有人和我讨论地球找不到邻居怎么办的问题，除非说火星上的人可以把多余的粮票发到黑龙江来。所以，各种遐想、幻想、联想、畅想、狂想，实际上也都是以一定的现实生活为条件的。一个没有想象力的艺术，一个没有想象力的戏剧，一个没有想象力的观众是非常可悲的。这种想象力的发展，也是我们的现实生活更加丰富、更加发展、更加多样化的标准。但所有这些，并不都意味着我们可以轻蔑现实。我觉得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重大题材，重大的问题，都并没有在舞台上得到艺术的反映。比如我们人人都反对官僚主义，但是舞台上很少有反映由于官僚主义给国家造成损失的问题。我们打击刑事犯罪、经济犯罪，也很少在舞台上表现出来。改革、开放、中外合资，各种新的事物，各种新的场面，各种新的形象，也都没有在舞台上很好地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提倡话剧的当代性、现实性，与提倡艺术家的主体性与提倡风格手法的多样性，提倡探索和创新，是并不矛盾的。

三、鼓励艺术上的探索和创新

这几年，艺术探索之风很盛，艺术探索之风很香。在刮某种风时，艺术探索似乎变得可疑，但探索毕竟是艺术的规律。现在的问题在于，能不能处理好严肃的探索与廉价的噱头之间的区别，能不能把艺术上的探索和创新同民族的、革命的艺术传统结合起来。探索是无罪的，探索是必然的，但探索又是非常困难的。艺术探索之所以困难，并不仅仅在于有各种各样比较保守的观点和习惯势力阻碍艺术探索的进行；也还在于有各种各样一哄而上的廉价的探索往往能淹没严肃的和真正的探索。从表面现象上看，完全不同质的问题往往会有相同的现象，比如一个大手笔在创作上的自由境界，和一个在创作上处于混乱状态，乱七八糟一团，往往在表面现象上也是一样的。故弄玄虚以掩饰自己的浅薄，与真正有含蓄深刻的意韵是绝然有别的，有些绕着嘴说话的浅薄戏，它们的表现方式也都是弯弯绕的，有时就很难判断。那

种勇敢试验的精神和那种大杂烩、哗众取宠，有时也分辨不出来。正是因为这样，一些有志于在艺术上进行探索的同志带着几分悲壮的情绪在宣称自己正在进行探索时，在社会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冷嘲热讽，把你打扮成一个喜剧人物。我想：第一，对于勇敢的探索，我们应该鼓励。第二，这种探索是严肃的，而不应该是随意的；应该是深沉的，而不应该是浅薄的；应该是对人、对生活、对社会、对历史、对时代有丰富的积累和独特的见识，以及足够的才力和修养所表达出来的一种艺术的独创性，而不应该仅仅是渴望成功的一种愿望。悲剧在于我们往往才力和修养不足，但气概和牢骚有余。第三，不管怎样探索，艺术无捷径。任何一个好的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的全部人格、经历、学识、才能、道德修养等各个方面的综合的整体的表现，因此不存在什么捷径。新的观念非常重要，我也非常有兴趣，但仅仅是新的观念还不够。同样的人，同样的剧团，同样的城市，不是来个人给大家讲几个新观念，杰作就会出来了。如果杰作都是这么出来的，那就太容易了。第四，在探索的时候，要多思考，少树旗帜，中国是个古国，但在这方面还都相当孩子气，有时货色还没拿出来，但是，字号却打出来了。这一派，那一派，还没有货色出来就已经争吵不休，就已经是打不完的官司了。所以，我主张不妨多拿出一些探索的货色来，多探讨，先不要急于打出什么旗号来。在你探索的同时，也不要急于宣布别人已经过时、已经陈旧。最后，希望有更实事求是的评论。

四、加强艺术队伍的团结

为了艺术事业的兴旺和发达，必须减少内耗，加强团结，必须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和僵化的观点，因为这两种观点都具有很强的排他性，都不利于艺术队伍的团结。自由化和僵化都是咄咄逼人的。自由化排斥四项基本原则，僵化排斥改革、开放、搞活，所以都是团结的消极因素。同时艺术队伍中的争名夺利，互不服气，互相拆台，同行是冤家，各种各样的门户观念，

各种各样的行帮观念，也在妨碍着艺术队伍的团结。多少年来，一有风吹草动，有时艺术界本身就闹起来了，这是很值得我们深省的。艺术界的不同见解会是很多的，今后会更多，这些不同的见解在很多时候并不一定都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并不一定是不共戴天的关系，并不一定是互不相容的关系。而在很多情况下是互相补充的关系。比如再现生活和表现生活能划得那么清吗？我就很怀疑。也许我太外行了。看前一出戏时，别人告诉我，这是按斯坦尼体系演的戏。噢，这原来就是斯坦尼体系的。后来又看一出戏，别人又告诉我，这是按布莱希特体系演的戏。噢，这原来就是布莱希特体系的。后来一想两个体系的戏不也差不多吗？有那么对立吗？还有说这个是现实主义的，那个是浪漫主义的，说这些主义的还好一点，你要说那是反现实主义的，这就不知会有什么麻烦了。还有说这个是强调主体性的，那个是强调反映论的，难道强调反映论的人就不知道有主体性？镜子说难道就会变成镜子？要真能变成镜子就好办了，就可以多买一些镜子，把很多剧团解散就是了。难道强调主体性的人就认为不该到现实生活中去？就不应该接触别人？只有关在屋里，封闭起来才有主体性？对我们的社会生活怎么看？什么叫远离？什么叫贴近？什么叫空灵？什么叫扎实？什么叫高大？什么叫卑微？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看法是非常多的。所以对很多不同的意见，我们还是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尽可能避免因为门户之见而影响团结。我们严肃的艺术工作者不应该花时间去搞内耗，我们毕生的精力要用在献身艺术、追求艺术上。

五、维护有利于艺术事业长期稳定 发展的民主和谐的新局面

这一届文化部党组在开始工作时没有提出特别的高调，而只是提出要把争取我国文化艺术事业长期、稳定的发展，作为文化艺术工作的指导思想。其后，在去年召开的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

上，部党组正式提出了这个指导思想，并阐述了贯彻这个指导思想的四点设想：第一，必须把维护安定团结、建设四化的大局放在首位，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第二，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新时期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力戒各执一词或各取所需；第三，必须创造开放和谐的环境，提倡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气氛；第四，必须把提高文化艺术工作的质量作为文化艺术工作发展的主要任务。

现在看来，还需要补充两点：第五，必须加强文化艺术领域的立法工作和规章制度的建设，使文化艺术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第六，必须把开放、搞活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二者缺一不可。

经过一年多来风风雨雨的考验，特别是经过了今年以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考验，证明了部党组这个指导思想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及其两个基本点的。

广大艺术工作者都是拥护稳定的，希望艺术能在一种稳定和和谐的状态下发展。当然，尽管会有各种差异、会刮各种一阵大或一阵小的风，但与其抱怨刮风，还不如去做劲草，“疾风知劲草”。我们自己对建设四化的总方针，对我们党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就可以不在刮风中摇来摆去。事实上，严肃的艺术作品不可能在某种风里产生。一般地说，被风吹掉的只能是那些随风而出的东西，严肃的艺术作品本身应该具有“免疫力”，它不会被社会上一时哄起的浅薄的思潮所吹倒，也不会跟着它转。

为了繁荣话剧和其他艺术创作，我们要制定一系列相应的制度，比如保护艺术工作者创作和演出权益的版权制度、报酬制度等等；第二，要加强对剧团管理，在这方面要有更加合理，更加配套的办法；第三，要加强振兴话剧所必需的各种设施建设；第四，希望各个剧团能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多少改善一下自己的经济状况。当然，这不可能完全自负盈亏，但也不能完全躺在国家

身上，就知道向国家伸手要。有一种说法我很反感，就是说好的话剧都堆在钱上，那不一定。当然，这也不等于说演戏不花钱，不用解决实际问题。

总而言之，我们的话剧事业面临着一定的困难这是事实。但这些困难也提出了新的可能，新的机会，也正在促使我们打开眼界，在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寻求发展的道路。我们正处在全面改革的伟大时代，正处在这样一个艰难而又非常有希望的时期，是我们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我们的奋斗，我们的话剧事业一定会走向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崭新境界。

我讲的随便了一点，主要是和大家见见面，看望和慰问东北地区、特别是哈尔滨市的话剧工作者。我的话讲完了。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迎接话剧艺术的新高潮

在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年会上的发言

欧阳山尊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下简称“双百”方针）是在三十年前（1956年），党中央提出来的。接着不久，毛泽东同志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在讲话中，他强调团结，提出了有领导的自由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并且说：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运动已经过去了，今后要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听到了这些话人人欢欣鼓舞，劲头十足，全国一片生机，文艺界的同志们个个准备付出辛勤劳动来进行创造，为祖国的文化艺术园地增添新的花朵。不料“双百”方针提出后一年不到，在1957年那个“不平凡的春天”，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发动了那次扩大化了的“反右”运动。之后，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一直发展到“大革命”（并非笔误）中提出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向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可以说，“双百”方针在它被提出不久就实际已废弃，刚刚出生的婴儿，一下就夭折了。

实行不实行“双百”方针，是有关国家命运，有关国家的治乱兴衰，也是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命运攸关的问题。“双百”方针虽然在三十年前就提出来了，但是认真地贯彻执行，却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这新时期的十年当中，经过拨乱反正，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使“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得到了保证。十年以来，经过文艺工作者的

共同努力，出现了百花竞放多姿多彩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我们的社会主义话剧事业，也正在由低潮向着新的高潮发展。

最近一个时期，由于大多数话剧演出的上座率下降，有的同志称之为话剧的危机，我认为不如将这种暂时的现象称为低潮，似乎更恰当些。低潮是对高潮相对而言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直线前进的，都是有起有伏，有高潮有低潮。话剧的发展也不能逾越这个规律。我国话剧从它一诞生，或者说从它被“引进”开始，无论内容或形式，都是一个进步的剧种，它经过新派戏，文明戏，爱美剧的过程，最后定名为话剧，在三十年代，地下党领导的左翼戏剧运动和苏区的革命戏剧运动，在不同的环境里和同样艰苦的条件下，相偕共进，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会师一起，使话剧来了个大发展，把它普及到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多的观众中去，对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剧种的广大群众，进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启蒙和开拓运动。全国解放后，话剧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大步前进，一直到1956年，第一次全国话剧会演达到了高潮。但是，无论是在全国解放前或是解放后，话剧发展的道路都不是，“直而又直的”。到了“大革文化命”，话剧所经历的已经不是什么低潮，而是遭到了扼杀。但是任何能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有益于人民的文艺，始终是扼杀不了的，在“双百”方针得到真正贯彻执行的情况下，话剧艺术新高潮的到来，应该说是必然的趋势。

“双百”方针的认真贯彻执行，党对话剧艺术的关怀，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们对于这个消亡十年之久的剧种的逐渐熟悉和感到兴趣，为话剧艺术的振兴创造了客观的条件，但是这并不等于一切客观上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更不是毫无阻力了。由于形而上学、庸俗社会学和“左”的思想仍就残存在某些领导同志的脑子里，他们往往轻率地决定一场戏的命运。党和政府对于话剧事业基本上是关怀的，但全国并不平衡，有的地方领导很关